

直击广西洪灾:

“茉莉之乡” 灾后24小时

洪水抵达24小时后,很多人在往广西横州市六蓝村走,也有很多人在走出来。六蓝村是7月6日发生的六蓝水库缺口险情中,被洪水冲击严重的村子。进去的有挖掘机、货车、救护车、救援者、骑着摩托车运送物资和寻亲的村民。出来的,有把婴儿背在胸前打着伞的女人、90多岁的老人、转运安置的车辆。他们走在刚刚抢修出的县道,或者碎石子路和泥路里。

1

六蓝水库是广西横州市最大的中型水库,建于1958年。六蓝村、独田村紧挨着水库。

7月6日,横州市六蓝水库服务站发布紧急通告:由于降雨来水量剧增,六蓝水库水位上涨迅速,7月6日凌晨水位已达111.20米,超过设计洪水位0.91米。7月6日早上6时开始进行泄洪。

78岁黄美林的家距离水库大坝约100米,家里的小楼两层半高。以前她见到过这个水库泄洪,但是流量较小。

7月6日早上醒来,独自在家的黄美林很不安。大约8点,她给外地的儿子打电话说,水从大坝里漫出来,在往农田和房屋这漫。儿子在电话里说:“马上急救,什么都不拿,赶快走。”

黄美林感到今年夏天雨水多,大约7月4日开始,大雨一直在下。据广西气象台统计,7月5日8时至6日8时,广西大范围出现特大暴雨,17个乡镇雨量超400毫米、83个乡镇雨量为250至400毫米、353个乡镇为100至250毫米。本轮台风中,累计61个气象站点打破当地县区雨量历史纪录。

“我好怕好怕”,黄美林说。当时还下着很大的雨,能见度不高,出发时她连存折和身份证也没带。黄美林听见村委会干部在喊:“跑了,快跑!”前一天暴雨中村庄已经停电,村委广播无法使用。

村委会主任农春雷回忆说,7月6日早上,他们发现水在漫出堤坝,8个人分四路跑在不同的路上,挨家挨户喊人出来转移。这个过程中水逐渐往上漫。

通讯信号也断了。7月6日这天,儿子给黄美林打了多个电话,她有时能听到对方说话,但对方听不到她的声音。

黄美林跟着村干部,与其他村民一起,往山上高处爬了大约200米。她说,一起避险的有上千人。

但即使水库已经泄洪,更大的险情还是发生了。

她记得,他们抵达山坡高处大概30多分钟后,“大水就来了。”

那是大约10点左右,她听到“轰”一声,看到水库大坝崩开一个口子,大约几十米宽,水倾泻而下,自己的房屋被灌进洪水。

在她的房子隔壁,坐在轮椅上的农光倍在家中经历了洪水袭来的恐惧。

两年前,他遭遇车祸伤到了脊柱,双腿不能正常行走,需要坐轮椅。农光倍回忆,当时人们撤离时,父亲要带他走,他让父亲先走。他觉得“不方便”,而且猜想这水问题不大。

他的双腿有知觉,只是活动能力不足。父亲走后,他尝试坐在台阶上,用双手和臀部使劲,一级一级往上挪,转移到了二楼。在二楼,起初他还在观望,但一个浪打过来,拍在二楼阳台玻璃上,敲碎了玻璃,水冲进来。

透过另一边的窗户,他看到对面一排房屋的门被卷走。他有了危机感,又这样一级一级台阶,坐着挪到了三楼。

7月6日下午大约3点,六蓝村洪水水位在下降,黄美林回到了房屋前。

她发现,上了锁的大门被冲开,家具几乎全被卷走了,包括儿子刚给她买的、还没来得及安装的空调。她房前的一整排围墙,向着水库的反方向倒塌,变成一地碎砖块。“很伤心。”

她在前院的笼子里养了15只鸡鸭,鸡鸭连带着笼子都不知所踪。门前的鱼塘里她养了一百多条鱼,有的鱼已经六七斤重,鱼塘被浑浊的洪水覆盖,鱼也找不到了。沿着围墙,她还种着几棵树。芒果树已经十几年了,主干几十厘米粗,整棵倒下了,一棵菠萝树被拦腰折断。

她平时存放着已故丈夫酿的酒,“他爱喝糯米酒,甜的”。酒放在七八个玻璃罐里,后来,她只从房间里清扫出一些玻璃碎片。

7月6日晚上,黄美林去了附近的叔叔家。但那地面也有淤泥,打不了地铺,她在板凳上坐了一个晚上。白天回家后,她又搬着凳子坐在自家房屋前。中午,终于等到儿子赶了回来。

洪水来的当天她没有哭,儿子来了,媒体记者们也来了,她说情绪好了很多,却说着说着哭了出来。

2

在六蓝村,洪水抵达后6小时左右,一些区域的水位在下降,但雨几乎一直没停。这让一些人很



7月7日,广西横州市六蓝村,洪水过境后的茉莉花田。

不安,一名村民担心洪水“还有第二次”。

抢险、寻亲和清障一直是在雨中进行。

7月7日下午,一名镇政府工作人员坐在一堆瓶装茉莉花茶饮料前短暂休息,他救灾到7日早上5点,早上7点又继续工作,他的手机进水了、摔碎了,也丢了,“反正也没信号”。他说,这些堆在一起的茉莉花茶是运来的救灾物资,起初成箱摆放着,但由于7日清晨4点多,雨又下大了,纸箱湿透了,人们就把纸箱撕掉,把饮料瓶拿出来堆在一起。

横州市是茉莉花的重要产地。进入横州境内,到处可见这样的广告牌:“全球10朵茉莉花,6朵来自广西横州”。灾后的六蓝村一片狼藉,一些没被冲垮的茉莉枝头还开放着白色小花。不过根系泡在水里,也很难收获了。

黄美林说,这正是茉莉花成熟采摘的季节。她房屋前本该是一大片茉莉花田,但如今大片被淹毁。一位姓农的村民介绍,去年他的茉莉花卖了大概一万块钱,现在打了水漂。他的侄子说,自己家的经济损失至少3万元。“你们喝的茉莉奶绿已经泡在里面了。”一名横州博主在直播时说。

“不知道该怎么说。”“一件东西也没有了。”在堤坝不远处,两名村民正在清扫空空如也的房屋。

六蓝村村主任农春雷7日下午5点很痛心地说,目前村中已经确认遇难的有4人,还有一些人仍处在失联状态。这位村主任在村子里到处奔走,有人说想要找他就“去人多地方问一问吧。”村庄在7月7日傍晚还没有恢复通信和电力。

3

要做的事有太多。7月6日晚上开始,30多台载重6吨的货车陆续来村中参与清障。一名姓王的司机说,他们平时做拉土、拉建材的活,都是个体户,但在车友群里,一人提起来,就纷纷来了,平时一天的活400工钱,现在义务帮忙,接受指挥部统一调度,“大家有难,都过来支援一下吧,发自内心”。

他自己住在六蓝村上游的村子,村中农田被淹,但房屋情况稍

好。他们一趟一趟来到街边的废墟旁边,等待挖掘机把碎砖头、淤泥送进车厢,再把车开到水库的决口处,把这些填进去。

7月7日下午,六蓝村境内,水库决口泻下的水仍然浑浊、湍急。水库堤坝下已经出现一条几十米宽的“河道”。

在下游位置,雨同样一直下。陈安的父亲完成了一次惊险的自救。她的父母住在横州市云表镇沿江街。7月6日早上9点多,水位开始漫上公路,半小时后,洪水漫过路面,开始冲进家门。

为了出门把两辆三轮车开到安全地带,父亲被涨得很急的水流围住,在距家不到100米的地方,他爬上了一辆轿车的车顶,顺着水漂到了正对面的邻居家门口。过了一会儿,他爬到了对面的广告牌上,后来又顺着防盗窗爬到了对面的三楼,终于安全。

六蓝水库的水沿着镇龙江汇入郁江,郁江干流流经的广西贵港市,同样也出现了汛情。

据贵港水文中心监测,贵港市辖区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郁江、武思江、马草江、等8条河流10个站已出现超警0.27-3.05米的洪水,6条河流7个站出现建站以来最高水位,强降雨仍在持续。

吴静一家住在贵港市港北区大圩镇,“雨像倒水一样”。水一点点往上淹,母亲找来塑料浴盆,把1岁的小妹放进去,父亲尝试破开窗户防盗网上房顶,但工具都在一楼,没有成功。7月7日一早,她的家人在救援人员的协助下,转移到安全位置。

7月7日晚,广西的新闻发布会上通报:广西全区共有14个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29万公顷,其他各类经济损失正在统计中。

7月7日中午,黄美林的儿子儿媳从外地回到村子里,他们带来了锅、肉、油,开火做饭。他们抽鱼塘里的水,去冲洗二楼沾满淤泥的地面,即使这水也很浑浊。黄美林在抽水泵的轰鸣声中走来走去。一家人着急地清除洪水对正常生活的影响,即使雨还没停。

郭玉洁

特写:

救援六蓝村

7月7日,随着内涝水位进一步下降,进入六蓝村的道路已经通畅,受困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仍在进行中。笔者看到,各类救援物资整齐堆放在道路两旁,救援人员携带食品、饮用水、药品等前往被困群众家中。

今年60岁的村民陆亦赵说,自己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村支书很早就组织部分干部群众开展巡逻工作。

洪水淹没了农田、冲毁了部分道路,网络信号也不稳定。7日下午,笔者搭乘救援人员的橡皮艇驶向六蓝村,后因地形限制,便下船与中国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的先遣队员一起顶着及膝深的急流继续前进,而大量救援力量和物资被洪水挡在外面。

越靠近六蓝水库,受灾情况越严重。一路上,房屋被冲毁、车辆被冲入周边农田,不少群众随着水位逐渐退去,徒步或乘车离开六蓝村。

在六蓝村口,救援车辆与撤离的村民相向而行。

夜幕降临,雨仍下着。首批进入六蓝村的中国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指挥部指控组组长欧阳友正忙着组织16名队员徒步入户,排查失联人员的具体方位,同时搜集被困群众的需求信息。其中一支小分队顶着头灯,踩着废墟瓦砾和没入小腿的淤泥,去给一名被困家中且患有心脏病的老人送食物和饮用水。

往返一趟需要近2个小时,而欧阳友和其他搜救人员已经进出多趟。“群众有需求,我们再累也要去。”欧阳友说。

截至7日10时,横州市受灾群众达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当日完成转移。

随着水位进一步下降,进入六蓝村的道路也逐渐通畅,各类救援物资正不断运达。

曹祎铭